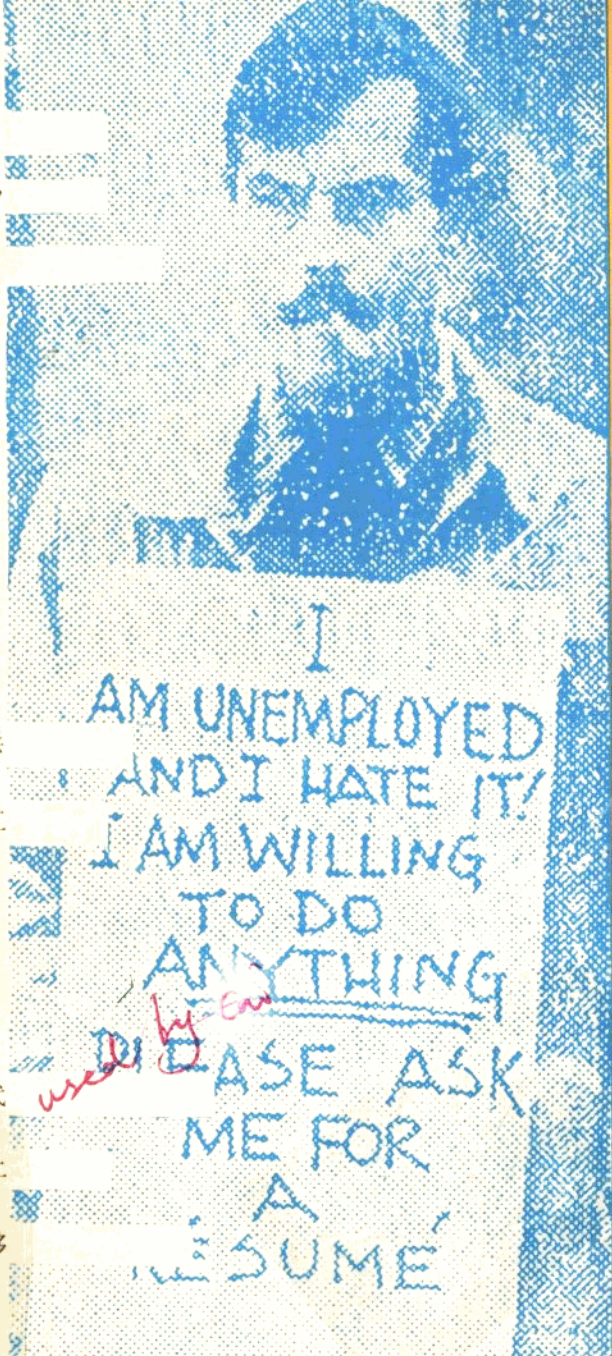


在西方民主和繁荣的背后

教育参考资料
内部发行



我眼中的纽约

欠债的“富翁”

恐怖笼罩美国

世界宪兵

墨西哥劳工

令人失望的一代

金钱在法律之上

51 迁移

中小学近现代史教育参考资料

在西方民主和繁荣的背后

全国小学德育研究会 主编

越夫等 执笔

内部发行

接力出版社

(桂)新登字08号

责任编辑 李元君

江 剑

封面设计 黄宗湖

在西方民主和繁荣的背后

全国小学德育研究会 主编

越夫 等 执笔

☆

接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河堤路11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3.125印张 插页1 7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ISBN 7-80581-401-5/D·3 定价：1.40元

(内部发行)

封面说明

一个美国失业工人站在纽约的科特芒得大街上寻求雇主。他身上挂的牌子写着：“我被解雇了。我痛恨失业。我愿意做任何工作。我备有简供您索取。”

开 头 的 话

常常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是怎样发达起来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西方的民主？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大家希望能够比较集中地了解这些事情。为此，全国小学德育研究会根据江泽民同志给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提出的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断地给予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精神，组织力量收集了一些真实史料，编写出《近现代史教育参考资料》丛书共三册：《建立在白骨堆上的“乐园”》、《在西方民主和繁荣的背后》、《梦想与现实》。这三本书均根据史实，采用真人真事，用故事的形式介绍资本主义发家史、侵略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揭露西方大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适合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小学低年级可由教师给讲解），供各中、小学校进行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使用。

这套丛书的主要执笔者是越夫同志，参加编写的还有江敬文、田半、韦云、瑞敏、志远等同志。尹世霖、丁林、金承续、李大同、王玲等同志为书稿的最后完成付出了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1992.3.

目 录

1. 我眼中的纽约……………(1)
2. 社会底层贫民的生活……………(7)
3. 美国议员的生财之道……………(13)
4. 欠债的“富翁”……………(17)
5. 恐怖笼罩美国……………(24)
6. 世界宪兵……………(29)
7. 墨西哥劳工……………(35)
8. 卡住非洲脖子的绳索……………(42)
9. 令人失望的一代……………(46)
10. 虚伪民主与金钱竞选……………(51)
11. 金钱在法律之上……………(56)
12. “利库路特”股票丑闻……………(60)
13. 日本工人——活机器……………(68)
14. 西方国家的“垃圾场”……………(73)
15. 邪恶的迁移……………(80)
16. 凄凉、孤独、悲惨的晚年生活……………(86)
17. 警惕“纳粹”复活……………(90)

一 我眼中的纽约

……在纽约的三年生活，我既认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也尝够了生活的辛酸苦辣，丢掉了昔日对美国所抱的一切幻想……

同学们，你们可能从电影、电视或画报上看到过美国纽约市那冲天而起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和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夜晚，耀眼的霓虹灯彻夜不熄，夜总会前车水马龙，爵士乐的靡靡之音夹杂着醉汉的叫嚣，组成了这里特有的生活旋律。有许多同学可能曾被这景象所迷惑，甚至羡慕、追求，然而，你会从下面几个我所经历的事件中，看到这个城市的另一面，即在表面“繁华、富足”现象的遮掩下，不仅贫富悬殊，而且社会秩序混乱，抢劫、凶杀随时发生，人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总之一句话：这样的社会不是普通劳动人民的天堂。

初到纽约遭抢劫

1987年4月，我从北京来到纽约。第一次来到异国他乡，生活、气候等都不适应，刚到不久就病倒了。4月16日上午，一位来自武汉的朋友带着我来到纽约皇后区皇后大道商业中心附近的一家私人诊所内就医。我们刚刚进入候诊室，突然，一位身穿黑皮夹克、身材瘦长、眼露凶光的美国白人青年闯了进来，径直走进了大夫的治疗室。一会儿，大夫走出来，招呼等候看病的病人进去。当我和朋友跨进治

疗室时，看见刚才闯进来的那位白人青年右手举着手枪，站在门后。他见大夫带我们进来后，立即把门关上，然后凶狠地对我们说：“不许说话，否则就开枪打死你们。”这时，室内除了那位暴徒外还有六人：医生、护士、二位妇女以及我和我的朋友。我注意到，靠街的那个窗户已拉上了厚厚的窗帘，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吓得直哆嗦。“你们赶快把钱都拿出来！”暴徒又开始对我们喊了起来。我看到那位大夫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叠“花旗”钞票(美国纸币)给了他。他左手接过钱，右手用枪口一拨弄，估计大约有400多美元。他看到其余的人都站着不动，便“嚓”地一声打开手枪的保险栓，然后向我们喊：“你们赶快把钱拿出来！”我只得掏出钱包，把仅有的20多美元都给了他。但这个暴徒仍然不放过我，他要我把钱包放在桌上，并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口袋都翻出来。我无奈都照着做了。

我的朋友和治疗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被迫交出了自己所带的钱。突然，治疗室里的电话铃响了，室内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暴徒示意不准任何人去接电话。他让大家手抱着头，坐在地板上。暴徒收起了所有的钱，然后迅速退出治疗室。

惊魂未定的大夫壮着胆子给警察局挂了电话。5分钟后，警车带着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停在诊所门前。一大群警察涌了进来。而那暴徒早已逃之夭夭。

这就是我刚来纽约就见到的可怕的一幕。来自武汉的那位朋友告诉我，在纽约遇上这样的事不足为怪。他说，从哈莱姆贫民窟到华尔街，从偏僻的城市郊区到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犯罪活动都是十分猖獗，抢劫事件屡见不鲜。纽约人在一种毫无安全感的状态中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阴森恐怖的地铁

在北京就听说过纽约的地铁了。美国政府为了减轻纽约地上交通的压力，建立了巨大的地铁工程。整个纽约市的地铁，全长 239 英里，车站多达 458 个。有的站台上下三层，深达 180 英尺。这一工程一直是美国人的骄傲。但是，到了纽约，当初的倾慕之感便完全消失了。地铁里到处是胡涂乱写的污秽字迹和无聊图画，弥漫着熏人的气味，噪声使人难以忍受。最主要的是抢劫和盗窃犯横行，秩序混乱不堪。如果询问纽约市民对地铁的看法，他们会直率地告诉你：“憎恨它、惧怕它、诅咒它。”

许多纽约人认为，除非不得以，不要去乘地铁。要去乘最好是结伴同行，且不要带贵重物品，不过还要适当带点钱，以便应付“讨钱”的不速之客，如果去了一趟回来没遇到麻烦，就算十分幸运了。

由于生活所迫，我常常要乘地铁出外打工。每次出去，和我同往的武汉朋友都要提醒我，不要乘坐乘客较少的车厢，因为那儿最容易发生抢劫；不要坐靠车门的座位，因为有人会在车门要关闭时抢走你的提包；不要在地 铁里掏钱包，或展示其他贵重物品，以防引人注目；不要相互交谈，要注意周围的人，以防不测等等。据说，这在纽约已成为广为传诵的“乘客须知”。

当局对地铁的安全不可谓不重视，他们在地铁内竟调用了三千多名警察来维持治安。就是这样，偷盗和抢劫案件仍然不断发生。最少每天数十起。受害者最多的是老年人、残疾人和妇女。

哈莱姆的贫民窟

纽约的黑人有100万左右，其中的50万就住在哈莱姆区。曾有几位纽约朋友这样对我说，不去看看哈莱姆，你就不会了解整个纽约。那里是美国最大的贫民窟。一天，一位朋友把我带到了哈莱姆地区。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是纽约的另一个世界：到处是用过的食品筐子、塑料瓶子，满街是纸屑，不少地方散乱着烂砖破瓦，道路坑坑洼洼。这里的房屋矮小、破旧，许多屋子的玻璃窗几乎都是破碎的，尽管是大白天，一眼望去里面都是黑黝黝的。它和富丽堂皇、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区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走下车，在伦诺克斯大街走了一段路，朋友告诉我这算是哈莱姆区比较像样的大街了。街上聚集着许多黑人，他们多数很年轻，有的围在商店门口闲谈，有的在屋檐下喝酒。突然间，一个人倒下去了，人们不知道他是病了，还是醉了，周围的人好像有些木然，谁也不去管他。在一个街角处，有些黑人在垃圾桶旁边的小桌上打牌，有的靠在墙上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发出的尖声刺耳的音乐，有的则在马路旁边看着过往的行人，交头接耳……。

“他们没有家吗？”陪同我前来的美国朋友叹口气说：

“唉！由于他们的住宅太小、太破旧，都想出来吸一点新鲜空气，再说他们没有工作做呀！哈莱姆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哈莱姆区的贫民窟住宅有百分之四十是在1880年—1901年建造的。由于房子年久失修，据说这里的老鼠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每年仅被老鼠咬伤的人就以百计。在哈莱姆区还有一种“热床”。为什么称之为热床？因为这里开设的旅馆中的床，一天24小时总是有人租用睡觉。有不少穷人租不

起价格昂贵的房间，只好租用这种“热床”。但是也有人连“热床”都租不起，就只能像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那样，钻到街角小巷的废纸堆中过夜了。

哈莱姆区有“三多”，就是殡仪馆多、教堂多、小酒吧间多。这“三多”是有联系的；黑人的处境悲惨，他们想从宗教中得到一点安慰和解脱，但是这种安慰毕竟是空的、假的。失业、贫困驱使他们去酗酒解愁，但最后等待他们的是殡仪馆。

在纽约的华尔街，有数不清的银行大楼，但是在哈莱姆代替银行的是当铺（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我好奇地走进一家当铺，看见柜台后面典当的东西五花八门，从乐器到日常用的刀叉盘碟都有。这些穷人的抵押品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当铺内有一横排大字：“抵押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那就是说，过了六个月，典当的东西就再也不能物归原主了。

我在哈莱姆街头，看着抱着酒瓶走在马路上跌跌撞撞地喝着酒的一个个黑人；看着阴暗狭小又十分潮湿的黑人住宅区，感慨万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什么人权！有什么幸福！有的只能是贫困！

纽约打工

我去美国，目的是想在美国的大学里进一步深造，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回国后为祖国建设服务。但每学年高昂的学费使我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或假期去做临时工，赚钱来支付学习和生活的费用。

一天，我吃完早餐，来到一家职业介绍所，想找点儿活干。只见介绍所里找活干的人群熙熙攘攘。轮到我，才知这

里只需要女招待。我只得走街串巷到别的职业介绍所去找活干。直到下午四点钟，好不容易在一家职业介绍所里找到了要男招待的餐馆。我立即赶去，老板约我第二天上午11点钟去试工。第二天我准时到了餐馆，干得特别卖力。老板坐在旁边看着。三个小时过去了，他走过来，冷冷地说：“你干的不成，我不能要，你走吧。”就这样，我白干了三个小时，一分钱也没拿到。几天后，我在纽约市的布朗士黑人区找到了一份外卖的工作。这种外卖店主要是按顾客的订货要求，把食品制作好，送货上门，兼做零售。

这家老板对人极不尊重，不是骂就是打，我拿的是非正式工人的工资，可老板却按正式工的要求要我干活。每天上午10点上工，先开油炉，然后炸鸡翅膀和土豆条；这些事还没做完，订货的电话来了，一个接一个。电话还没接完，柜台前已是一大堆人在等着买东西了，一直卖到下午一、二点钟。等顾客走后，我才能吃点东西。还没吃上几口，买食品的人又来了，直到晚上12点以后才算完工。有时我还得提防一些故意酗酒捣乱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会吐你一脸口水，或者挤你一身调味汁，有时还从门外把酒瓶砸过来，甚至砸烂你的用具。食品店的顾客每天都有增加，我忙得喘不过气来，但老板却一分钱都不给我加，有时还嫌我动作太慢，骂骂咧咧。这时，每当想起在北京那舒适、幸福、恬静的学习生活时，泪水便不住地往下淌，我深深体会到在异国他乡被人奴役的滋味是多么难受啊。

在纽约的三年生活，我既认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也尝够了生活的辛酸苦辣，丢掉了昔日对美国所抱的一切幻想。

二 社会底层贫民的生活

……我和其他流浪者、乞丐等一起在垃圾中找食物吃，哪里能栖身就在哪里过夜，做过乞丐、当过小工、卖过血、进过当铺，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尼尔·亨利，26岁，《华盛顿邮报》记者。他曾化装成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地的社会底层同其他流浪者、乞丐、小偷等一起生活了七个星期。他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贫民的生活。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使尼尔·亨利饱尝了人世间的艰辛，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黑暗、贫穷、凄凉。

初当流浪汉

为了解在社会底层贫困生活中挣扎的人们的状况，我决定化装成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和更真实地体验他们的生活，我分文不带，全部所有就是一件蓝色旧外衣、一件带风帽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张军人登记证。我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城市中到处游荡，在这七个星期的流浪生涯里，我和其他流浪者、乞丐等一起在垃圾中找食物吃，哪里能栖身就在哪里过夜，做过乞丐、当过小工、卖过血、进过当铺，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我首先到了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我穿过这个城市的下流

表演舞厅和最时髦的酒吧间所在的布劳克区，走进一所年久失修的用砖头和灰浆砌的房子——救济会。

我到的时候，正好是救济会下午5点开门的时候。人们指点我到地下室去。我原来担心自己看上去同别的人有点不一样，但立刻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人的脸消瘦蜡黄，衣服穿得又脏又破，有些人还打着哆嗦。我们这些人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排着队，走过一张小桌子，一个脸色阴沉的人记下我们的名字，分发过夜的床票。从地下室到三楼的宿舍，到处是一股夹杂着尿臊的发霉味儿。

7点吃晚饭。吃的是千篇一律的通心粉、玉米加盐水青豆和几片面包。以后每顿都是这些。饭后，抽烟的人到后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抽抽烟，周围是砖墙和铁丝网。在这里大家边抽烟，边聊天。一个带波士顿口音的人说：“要是叫我在地狱和巴尔的摩之间选择其一的话，我就选地狱。”言外之意：这座城市对于贫民来说还不如地狱。

8点钟，有一位外号叫“希契科克”（希契科克是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导演）的中年人喊道：“做礼拜了！”我觉得救济会的晚礼拜，对于那些流浪汉、乞丐来说，是一天中最振奋人心的时刻。每天晚上，当这些人在寒冷的街上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或是从城市的这头走到那头去找充饥的东西之后，到教堂来听听讲道和低声吟唱赞美诗确实可以换换心情。有时一些年轻的基督教徒到这里来发平装版的圣经，谁要就给谁。他们没想到大家都抢着要。大部分人晚上把它当枕头使，也有人第二天到街上卖掉。每天晚上做完礼拜，我们就排队上楼，到自己的铺位上。救济会在两层楼设有四个卧室，每个卧室里有一排排的床。每张床上有一条棕黄色的床单和毛毯。街上的冷风直往窗户里灌，我们许多人都穿着衣服睡觉。

早上5点，“希契科克”开了灯。我们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吞下一杯茶和几片面包。半小时后，我们这群衣衫褴褛的人都走上街头，艰难的一天又开始了。在冷风中，人们哆哆嗦嗦地向布劳克区的四处散去，有人去血库，有人去车站或码头乞讨。一般一天要走十几英里。流浪汉们知道到哪里有施汤处（给一些稀粥喝的地方），哪里浴池可以利用，哪里能挡风避寒，哪里能弄点钱物，到哪里去消磨时间。

流浪汉们最常去的是血库，而最会利用血库的是一个外号叫“传教士”的人。一天早晨，他带我到市中心的海兰血库去，他低声对我说：“谁都要挣点钱，我每星期卖两次血浆，用卖血的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后，递给我一支笔叫我签名。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血库要求，一个定期卖血的人，每介绍一个新人，血库就多给他一美元。“传教士”除了自己卖血，每星期都带两三个人来，所以他很受血库里医生、护士们的欢迎。

签字后，“传教士”叫我坐下听他讲怎样卖血浆。后来护士也讲了一遍，不过没有他讲的好。他说：“抽血浆不是抽全血。抽走一品脱（相当于50克）全血，可以得20美元，可是要八个星期才能恢复体力。好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老是发颤。抽血浆要好得多，他们把白血球和红血球分开，把红血球注射回你的身体里去。你被抽掉的只是白血球，你从所得的钱中拿出一点来买点水果和白糖吃，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他还说：“你要是愿意干的话，一星期可以抽两次。第一次拿八美元，第二次拿九美元。你如果每星期抽血两次，连抽三个星期，额外还可以得五美元。”

所以巴尔的摩血库是穷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那里卖

过三次血浆。

在第一次抽血以后，“传教士”和我用卖血的钱，买了一些糖，又用三美元买了半只烧鸡，想吃了补补身子。二人站在一堆垃圾旁边吃了起来，连鸡骨头也没有剩下。

周末是流浪汉最难过的日子，因为许多去处，如血库、施汤处都关门。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救济会我虽然洗过淋浴，但因没有换洗衣服，所以还是一身发臭。由于晚上睡不好觉，眼睛都红肿了。加上左腿神经痛，走路还有点儿蹒跚。十多天不修面，胡子茬很长。我想，家人如果见到我这模样，他们一定不认识了。街上的行人见我，也都赶紧离开，并投来怀疑的目光。

有一天，在一家百货商店，两个上年纪的顾客不愿和我同乘一部电梯，我只好自己走下楼去。在杂货店和汽车站的保安警察总盯着我的行动。有一次，我在一家男子服饰店门前看橱窗，一个警察用棍子捅我，喊道：“走开！走开！”一天，我看见一家汽车店门口贴了“招工”广告，我进去应聘，当店里的人听说我是流浪汉，住在救济会，就不由分说把我轰出了店外。此时此刻，我的自尊心没有了，好像只有同流浪汉们在一起才觉得自在。

乞丐的“天堂”

我在巴尔的摩当了三个星期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后，又偷偷上了一辆汽车，准备到华盛顿，看看那里的流浪汉、乞丐们是怎样生活的。

到了华盛顿，我发现这两个城市有不太相同的地方，华盛顿虽同巴尔的摩一样，有几个分散的施汤处、救济会和收

收容所，但其中一些是政府办的，而巴尔的摩又有政府出钱给流浪汉办的慈善事业。华盛顿无家可归的人非常多，如果说巴尔的摩的流浪者能够组成一个营的话，那么，华盛顿的流浪汉足够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

我首先要找一个睡觉的地方，于是就来到一家收容所。收容所门口已有许多人在排队，我马上钻到队里，跟着大家一起走了进去。一个毫无表情、打着哈欠的妇女把我们的名字记下来。然后我们再排队走进地下室。在这里，我们脱得一丝不挂，把衣服放在垃圾桶上，在冰凉的房间里脱个精光真不是滋味，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等着去洗淋浴。这时可以看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疤。淋浴室里只有四个喷头，四五个人用一个。洗完淋浴，走进一个小房间，每人领到毛巾和睡衣。毛巾一夜只发二十条，拿不到毛巾的人只能拿不吸水的破布擦身子。睡衣是破旧的充满恶臭的棉布衬衣。第二天早上睡衣必须交还。

吃了难以下咽的晚饭，我们又排队上楼走进了一间教室。那里分三行放了四十张帆布床。我们每人一张床，刚刚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赶下楼领回我们的衣物。我们原以为能吃上一顿早餐，但是想不到连热水也没有喝上一杯就被赶出了门。在巴尔的摩救济会实行的是“早起早睡”，想让这帮懒散惯了的人学点纪律。可是在华盛顿的收容所就不一样。收容所工作的时间越短，政府就越省钱。这难道是真正关心我们吗？

在华盛顿当流浪汉，就必须知道哪里有好心肠的人，否则就会整天挨饿。而在这一点上，哪里也比不上“银行”。这是流浪汉们对华盛顿教会的称呼。

每天下午都有好几十个流浪汉等在教堂的后门口。教堂

人员会给他们一点吃的和一点钱。哪个流浪汉编造的故事越悲惨动人，他拿到的食品和钱也就越多。

华盛顿是乞丐的“天堂”。这里的乞丐可分为两类：沿街行乞和“老鹰”。沿街行乞是在街上转来转去，拦住行人要钱。“老鹰”是站在固定地点，如在拐角处或商店门口。一个叫安迪的“老鹰”干这行干了很久，不少人都认识他，有些老住户不等他伸手就给钱。

我行乞的本事不大，引不起人们的同情。在乞讨了几天后，我要到的钱还不到一美元。哎，真难呀……

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社会底层流浪汉们表示痛苦和高兴的语言；我学会了在一条寒冷的，无处藏身的大街上，怎样才能睡在一家饭店的休息室而不被人发觉；我学会了怎样用谎话骗人，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可怜；我学会了怎样乞讨，怎样扒车，……虽然这期间充满“辛酸苦辣”，但我成功了，终于了解到社会底层贫民的真实情况，搞清了前面说的那个带波士顿口音的人为什么在地狱和巴尔的摩之间要选择地狱的理由。